

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之十四

鵲灣文章

雜著

先隱園題門說

二枚說

女山人說

五華別號說

求母民五十文說

近縣五里募修路文

洪山四面佛菴建藏經閣募疏

跋白兆山桃花巖詩爲禧公募藏

譚友夏合集 卷十四 目錄

又自跋禧公菴

湘署跋程子小文

題周氏遊宴詩後

題伯吹草

題周道一集

題王以明新刻

題筑吟

胡彭舉詩畫卷跋

二二三

其二

郊寒辨

朴銘

寒河遷葬無祀銘

寒河鐵磬銘

寒河鐘銘

合瘞雙鶴銘

硯銘

蔡硯銘

宋硯銘

端石硯銘

繡觀管頌

連環硯銘

宋繡觀管讚

繡關帝君像讚

譚友夏合集 卷之十四

鵝灣文章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雜著

先隱園題門說（乙丑歲客武陵作）

天啓乙丑十月予訪中丞楊公修齡于武陵。蓋十年之約也。公于家園山水真能欣然樂之不倦。因思從來佳山好水。靈窟奧區。數百年中必生一人。與之相得。如楊公其人者。公忽告我曰。吾性落落然。顏唐自放。凡詩文仙佛琴酒俱不深。而皆有以自得。亦似不必深者。但苦俗下。勸我不置。戶外之屨。聞之而聲。案上之箋。對之而太息。顏氏曰。腸不可冷。腹不可熱。吾所苦腸熱耳。今幸落籍閒居。以君父之餘恩。爲朋友而受過。管領江山。廓清昏曉。不杜門而客自謝。不絕交而游自息。吾事濟矣。子能賀我乎。予笑曰。武陵山水清遠。公適生是鄉。妻子可以當梅鶴。子父可以當金蘭。閒則入山中。棲神竦聽。倦則好樓居。登高望遠。煙暮嵐朝。琴心酒德。書重經史。友商老莊。非獨公樂山水。山水數百年中所擬奇人魁士。無此相得。今日始爲公一遂俗客耳。此山水之靈。公何得受賀。因大笑不已。

一杖說

郭子聖僕有二竹杖焉。其一純白而種方。吳公匏菴手自刻銘。其一甚圓。實似常竹。然光瑩皆可鑿。自一杖鏗鏗然出於爪甲也。凡所用之歲時。用之者之精神。童僕之敬慧。主人之間無事。乍若見於髣弗光輝之中。子客南都。過郭子。郭子潔蔬食。出法書唐硯。佳筆舊紙墨。相愛樂。而自提一杖。歛側散綬於其旁。時以袖指優游之。惟恐傷。偶入市訪人。曳一杖自隨。遇其日所用之杖。或方或圓。俱若有意者。與人相見。令童子接杖。然後揖。予謂郭子形僻而性獨。當恆接於其前。以救酬對之太泛也。當恆與之坐起。以救人之面目太熟近也。而郭子則非其杖不出。杖亦若有助焉爾。予歸楚。郭子送之舟。再拜曰。方竹杖得之金一甫。圓者爲丹泉周叟所贈。二老者皆年七八十。不留以自扶衰。肯贈我。我守之至死。以報二老尙不足。願爲我明其意。使巧奪者塞望。夫苟明此意。以塞人之望。有餘矣。然郭子之與其杖也。相依如家人。相嗜悅如田宅美女。相發如神理。相得如朋友之無所爲而交深者。卽杖之出於匏菴。與匏菴之自爲銘。皆非其所重。決不盡以二老者故。維予曷敢隱諱。乃歌而別之曰。子涼涼。非二杖。疇發其光。子踽踽。惟二杖。宜與處。

女山人說

山人者。客之挾薄技。問舟車于四方者之號也。予曾入小巷。訪所謂瀾如女子者。門戶籬幕。不可識辨。問之巷口人。皆曰。子問山人乎。此門中是也。予始恍然。瀾如善貌蘭。通書。粗知韻事。與一時素士交處。故一巷中。相與山人之。似贊似嘲。此俱無足論。獨念世之爲山人者。歲月老于車馬名刺之間。案無帙書。時時落筆吟嘯。

自得而好彈射他人有本之語。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屬嚙噉人者。雖其中多賢者。然天下之望而穢其名者久矣。而今以其名集瀾如瀾如樂而受之。戶外之屐。來求一觀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省其私。或自厭其尾瑣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篋笥之書。亦有以迴旋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由是觀之。山人固以喪風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實。則何也。山人之名。實未嘗不美。吾又不敢以男女之迹。論惠中之人。韓昌黎稱秀外而惠中。今吾友在章昇者非一人。有秀外而惠中者焉。是亦男子之瀾如也。吾仍爲存其山人之實而去其名。使無射于世。吾何怪焉。金十公劉同人俾予爲說。堅瀾如所尙。予之說固如此。

五華別號說

名山與奇人相關久矣。宗生四壁之間。尙子婚嫁之後。或臥焉而深好。或好焉而遠遊。亦有寄情山水。而自名其齋。自署其號者。然皆枕岩漱流。保其枯槁。討松桂。訪薜蘿。空老于角巾鹿裘。青鞵布襪之中。造物者亦若聽其所之。而不爲之主。惟用世之人。奇情異才。慧業天成。其墮地時。已如巨靈鼉虺。高堂遠瞻。森森然有華峯之奇矣。嶺瓊撥灰而知其命。石馬缺耳而定其數。心存目往。足歷身經。以至一名一號。造物皆若爲之巧相。位置不可思議。同在天之內。而獨有天人稱。良不誣也。吾邑有五華山。而楊公五華先生。初卽以是爲號。事良奇。公治吾邑。懶幅漭靜。吏散分明。吏散烏啼之朝。網間魚樂之夕。時與韻士商及雲霞。煙嵐如帶香氣。一日。過風后之區。尋墨池之蹟。登高望遠。三澗環匝。而後自驚其身之在五華也。願謂門人熊子鞏曰。羊叔子之峴山。蘇長公之赤壁。皆宦楚而與楚山有緣者也。然其奇豈至此乎。門人退而告不肖春。春躍然喜曰。吾邑雖

有清淑之氣而苦于無山。幸有是山。蜿蜒磅礴而鬱積。且以神農之國。不能使其必傳。而托於公之號。以傳。是即造物所以傳是山之道也。予觀杜光庭所記十大洞天。皆有仙真以治之。如玉褒葛洪王方平司馬季主之屬。各領一洞。則皆人間奇情異才人也。今我公秋神玉骨。固不讓王褒輩。則吾邑五華。亦何必不是王屋委羽。諸洞乎。客復有疑者。問長茲士者多矣。何獨公先署號。予笑而不答。但吟杜老詩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求母氏五十文說

古文起衰之士。或不作壽文。非止謂古無此體也。誠不欲以無益之語。投于無益之人。作之者媚。而當之者婉。飲食作之者避。諱祈五福。而當之者光。婚友集卷帙。作之者言短。勒之使長。事少。勒之使多。先自有賣菜之意。而當之者長。以爲如椽。短以爲草。草尤驅人于濫觴之途。古文有此。有志悼歎。而真文章不見於世矣。春何敢以此例名筆。但春無他嗜。惟貴真古文。母五十而無一二人文。又泛然務多於衆人之文。則是以所賤事其親也。不孝莫大焉。或曰。五十壽乎。曰。亦有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四十五以上。皆不可不知也。吾父四十七逝矣。使得半百之年而壽之。春猶得爲子。母今未亡人。何敢不喜懼并。或曰。女人無儀。曰。請陳其無非。春門無俗士。無殘客。自吾父始。今未敢有俗士殘客。母供之極歡。曰。此有益吾子。外王父魏公似朴。多讀書。好逢人舉說。不問其解否。母嘗從旁聽。亦以此知道理權數。家中事大小。春兄弟白母乃行。行輒吉。不白母亦不問也。然而多失矣。春兄第六人。百畝之田。三尺之章。母乘其俱出。析之曰。非兒曹意也。吾見魏氏數世同

居子孫不知世務卒以此饋。滯落其家聲徒存義名無補。吾且所爲析者。便諸婦凌雜耳。其母妹兄弟同食如故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談學業世事。母亦喜出聽。自出餅餌蔬醢佐春兄弟啖。兄弟中有求益者。母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家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婦女性多踴躍憂愁。而母谿達。遇事坦然。惟哀至一哭先入。春嘗思斯子之章。無非無儀。卽男子所謂無譽無咎也。有譽而無咎。與譽咎兩忘者。固不知孰難耳。酒食是議。議之中蓋自有道理權數焉。無父母詒權。無權之處。蓋自有深淺大小焉。此亦難言之。然而春之母真無負於讀書者之女若妻也。春先爲名筆慮。而後敢以請。母明年丁巳五十。無乃蚤計乎。春既不敢務多於衆人之文。又不敢無一二人文。然則此一二人者。恐其不易值也。貴早也。一二人者。今世古文起衰之士。不能強之使有言者也。

近縣五里募修路文

禹貢有過三澨之文。三澨蓋吾邑水。爲江水所過。如昔也。鄜道元稱竟陵之水。含巾吐柘。巾柘在吾邑東。舍之吐之如昔也。陸季旆于羨萬羨西江水。今在吾邑城下。可羨如昔也。獨漢水常自上流。決郊鄆以下數百里隄防。怒而入。直抵吾邑城下。率夏漲冬涸。虛其地以供舟楫。舟人各操一葉。鱗而待。舟必滿。至無可坐始發。先登者待至。餓疲不滿。滿而發。越與水齊。旁觀股栗。一遇風濤。忽生。篙柁失執。不可測已。如是者二十里。數年間。邑人築土爲堤以自庇。田賦號爲負郭。坑多黍多稌於其中。行人得取道焉。堤窮復登舟。舟人續於是。而水益束。如箭如楸。一折而入於蠶宮。昨秋之毒。可謂寒心。如是者止五里。有一人趁舟不及。悵悵岸上。而舟忽覆。

是人以後至獨免。自矜重生。薙髮棄妻子。投西塔寺爲空門。叫號予門外者累日夜。以路成爲期。予爲之心動。然未敢以爲能也。一日胡君元嗣告於邑令公。商於里之賢者。位置堤幾何丈。橋幾所。而日以書促予爲文。夫二十里之患。縮而爲五里。覆舟者羣然在劫數之中。而留一人不覆。予以爲皆持地菩薩。含荼茹藥數十年之事。而予輩安能不動。予嘗謂營建之事有二。快人足目者曰光景。切人焦腑者曰利病。少時愛弄光景。思得自塞洞。至邑長堤。直叵雜木夾植。橋梁可以坐行人。菴刹可以蔭暘子。予輩瘦窳徒步。且晚去來是里中。至樂而不敢告人。何也。其說止於足目也。必至河水齧岸。馬歇舟與。人命寄於舴艋。人天變色。而一邑之人。爲焦腑利病奔走如驚。然後有議有任。有作有成。農人販夫。不脫屣而行乎堤梁之上。車馬駢駢。士女雅雅。予輩所謂光景者。亦自是而擲焉。古今光景之事。未有不始於利病者也。明聖湖比於西子。濃妝淡抹。爲遊人馳驟之地。而其初開葑掘井。豈敢以光景言哉。予故疾首蹙額而言之。

洪山四面佛菴建藏經閣募疏

萬曆丁巳戊午間。元春讀書西菴。日與文上人遊。往上人方同給諫段公。議鑄四面佛像。其時土室如甃。像亦纒成一鬢。銖銖拾銅。幾如聚沙。予私心難之。而上人者北人也。甚銳且朴。嘗謂予曰。有如不就。當以來生足之。至丁卯春夏。一再過其地。則金火相得。端然四軀。各向同縈。有金光晃昱。如千百日儼人眸子。又一年。而張善人者。相其高廣。屹嶮爲殿。殿成而上人已示寂。作山中一祖矣。庚午早春。始得拜於雪柳煙柏之中。爲之浩然而一歎。念此上人者。十餘年間。無歲不以禱請予諾。諾至今。愚公之山已成。而圓澤之語未踐。亦世外交

道一恨也。會今方伯杜友白先生。置隙地數畝。將募諸同志。建一閣。請藏其中。以鎮此山。而屬元春爲之疏。元春以意度之。鈞是佛也。而是佛以面面注視。與格弘肅。使人坐懽喜心。生悲淚心。生希有難遭心。先生欲於是間設一全藏。令緡閣禮拜之形。消人妄念。鐘磬懺悔之聲。警人靈魄。苦衣糞掃。食糜麥。解者明心性。遠名利。程子所謂三代禮樂。盡在乎是。而我朝崇右佛法之意。庶於是乎明。何以言之。苟有人焉。身口意能淨。貪嗔癡能滅。殺盜淫能息。而太平之治。官司之守。可以不勞而化矣。予以爲全藏者。佛所以輔帝王治天下之書也。而苟非乘權喜悲淚。希有難遭之想。則末法之人。亦頑然而不能入。若藏經於是中。佛似尤有力焉。經謂一切衆生。皆依依食住。我今願一切飽食衆生。皆依經住。且夫菴以東。即修靜寺。李北海所捨宅也。自北海捨宅。而當時遊戲翰墨。生平罪過。無復有存焉者矣。今縱不必捨宅。而度世惜福之人。默念前後。但捨一椽一甍。一函一籤。無挂礙相。與捨宅等。則藏與閣。必有言未畢而復成者矣。先生欣然而笑曰。子之言是矣。但其許多似碑。元春謝曰。有之。竊不敢忘上人之諾也。閣成。請以勒於菴石。

跋白兆山桃花巖詩爲禧公墓藏

此李太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者也。禧公墓北藏。自丙辰發心發足。迄於今壬戌。凡七年者。卽其地也。予戊午見之於鄂中。辛酉覓之於鄂城。今年又至予家。其願力猶未就。其足尙不輟。將由此之南之北。坐立門廡。其心彌以堅。其言其貌。依然戊午鄂中禧公也。夫士君子聞山靈之深美。前賢之所遊息。涉入世之深幻。悟前後生之必有歸。豈真以一慳。自取淪墜。富人子取財縱有道。然守千萬。慎受享。必思所以處之。處

之道利用消消之足以無咎。而獲福莫如空門。又豈真以一慳罷。豈能見汲汲爲法奔走不休者。恬然觀其苦。聽其去來。而毫不爲動。不過曰。此汲汲苦行不休者。豈誠爲法。淺者沒于利。深者尸於名耳。而我又捨其所甚愛。以資其業。是業由我也。故大夫士。莫終不肯以業易慳。其說幾無以破之。有禮公之可塞。可饑。可辱。可七年者。其人之不能爲利名而造業也。亦明矣。親見其人。饑寒困辱七年。而其施猶未之或力。毋乃真有所慳與。禮公蹙然曰。僧何敢以一字限人。僧之不誠。僧之罪也。於是爲書太白桃花巖詩而往曰。卽此山靈。前賢亦可以感人。無論僧矣。

自跋禮公卷

崇禎庚午仲夏。予適樂靜居。禮公復過我。肩一木似櫛狀。四用青油幕。鉢瓶中筮具在。而置疏卷薦書其頂。匿之幔中。次第取觀。居然一茆菴也。肩入予隘巷。下幔匡坐。中宵雷雨作。予請其移榻亭子。搖手不從曰。是中甚好。是中甚好。明旦欲別去。予留之。則大笑曰。吾爲藏經走燕。走州郡。十五年無成。安得在汝家。修竹茂林。下閒住。予聞之愧。汗流至踵。如予者。不作人間一正事。只愛在修竹茂林下。偃仰如死屍者也。急令家人。給以米數升。青蚨五十文。自寫一書。與黃宗之。非宗之莫有信予爲真愧者。

湘署跋程子小文

予入湘。謂蜀陳師。與其鄉程君。飲署中。甚快。因出一卷相示。君風趣落落。然偶爽不可羈絆。而天機敏妙。厭薄時輩。以爲不可莊語。有清質瀟文之思焉。予觀其鸞鷲傳。綠衣傳。臭蟲說。寄托恢奇。各有風刺。屈左徒鸞。

鳳雲霓之喻。閩朝隱鷓鴣兒之篇。異代同懷。不直則道不見。豈傷厚哉。但予以座師故入湘署。以湘署故逢君。得親君。巷伯惡惡之言。實有奇緣。嘗讀柳州跋毛穎傳。謂身在海外。聞人傳說。但稱其奇絕。而不能舉其詞。然後知奇文不易見也。

題周氏遊宴詩後

予再過潭中。周孔伯帆園。尋十四年前竹樓草亭。已不可得。而伯孔已築一湖岳堂。居妻子僮婢其中矣。偶春雨益漲。湘水上岸。出室入舫。有若接處。是時平畎化爲荇鄉。長堤飛作柳塢。伯孔慨然高想。買櫬命酒。隨鼓吹而上下。循坡陀以周遊。弟姪咸集。士女爭歡。我行其間。愁心焉往。忽而望遠岫。登萬樓。曲折從波。潏洄到戶。然後一揖筵端。三爵不讓。清歌掠乎茗香。高燭照此吟諷。何曾記有深更。夫誰知爲郭外。旣各賦詩。伊予作記。非獨使朋友念茲相好。亦欲令山川知吾不衰耳。

題伯吹草

有伯無仲。人誰與樂。仲存伯亡。人誰與生。同安蔡清憲公。在日經營四方。日慕念其仲。仁夫氏對之者。覺常有仲在焉。接其談。出其詩文。仲又在焉。司馬不作。仁夫氏無以爲生。輯其寄懷諸詩。朝夕悲吟。馳以示元春。多元春舊所見者。凡所過山水關河。若呼仲與之共游。所歷烟霜雨月。若呼仲與之共影。所見畸人魁士。所聞至言妙道。若呼仲與之共求也。曰。是其墳也夫。是其墳也夫。因題爲伯吹草。中有代仁夫氏見答四首。俱予和女引人之墳。篋而相與吹抑又大矣。

題周道一集

沈滄洲處有周道一集。口中雷響。手裏砲發。無論禮理。世間有此斬截痛快男子乎。同一血肉之軀。獨使人塗之以漆。飾之以金。明明是數十年前麻城一周秀才耳。不發信心者非人。

題王以明新刻

王以明年七十而好學益篤。發疇昔之彩。游變化之途。故日有新刻。予賞其蟻賦蘆蜂詩。有詩人比興之遺焉。昔人謂注蟲魚者。非磊落人事。予頗謂不然。景純好學仙。以明好出世。挾出世之心。而游於翰墨。蜂蟻皆可悟道。磊落孰過此者。並欲爲郭子解嘲焉。

題筑吟

予友葛震父在都下。日苦吟。喜都下有此苦吟人也。題曰筑吟。而誦其詩。則有曰。悲歌今已矣。歡笑且從容。其意似不欲爲筑。嗚乎。震父之意厚矣。天涯久住。觸物悲思。忠孝不鳴。心有斷續。震父之所爲筑也。然震父幽緒苦懷。埋照於乞米典衣之中。長安日月有光。鄉人消息不斷。都中士人。但覺其往來市上。馬頭塵厚。卽僕亦以吾主人翁有所營於此。而予與震父交最深。能知其不然也。有營者所以度日。久任者所以忘情。偶入山中。嬾至州郡。與偶過都門。嬾歸湖山。皆詩人之息機任運。似趨實舍。而苦吟終日。以爲一快者也。予故曰。意似不欲爲筑。使其意欲爲筑也。鈍如予。亦得而和歌之矣。

胡彭舉詩畫卷跋

彭舉年六十餘。坐起一齋。藤垣苔石。冲然無慮。然未免爲人作畫。其畫緣飾於雲林大澗叔明間。而踈疎自運。無驚跳束縛二者之失。居然有逸士老人之度。世知傳貴之。惟彭舉古詩。老枝少葉。自寫其質性之所近。則自吾數人外。誠莫有知之者。夫爲世所知。不如爲所不知。然苟無一物以掩之。則雖欲不爲人知。其道莫由。故竄能至於神逸。而又能蚤以之名於世。是彭舉所由以自掩其詩也。江南之俗。畫之易售。倍詩。彭舉爲貧而畫。鬻手用老。亦無可奈何。而以畫存於世。又無一人推本其爲人之貞朴以掩之。然則畫與詩。幸不幸何知也。

其二

彭舉爲人畫冊葉十片。皆生平所游山水。是其得意之筆。鍾居易見而欲得之。卽舉以爲贈。吾爲彭舉計。彭舉自爲其畫計。皆當出此。夫爲庸人可求而得。已非高士之情矣。况又使奇人求而不得乎。居易將復往南都。因爲題其冊。使堅彭舉曰。必不得已而爲庸人畫。可以屈其手。令不至於大佳。不幸而至於大佳。每逢奇人。輒與之。夫如是。則吾他日亦可邀惠數片耳。

郊寒辨

詩有作至數十卷而泛泛言無一深者。嘗置之箱笈几案間。只如無物。故其收效常不如少。若使運用心力時。如鴻之滅雲。如峽之犯舟。如雨之吹燐。如檐之滴溜。竊恐不能過十首也。能過十首。吾何少之羨焉。朱無易先生出孟東野詩。相與論之。予目爲貌險而其神坦。志栗而其氣澤。其中途淡公弔盧殷石淙峽。哀動踰十首。入其題。如入一岩壑。測其旨。如測一封象。其於奇險高寒。眞所謂生於性。長於命。而成於故者。郊寒島瘦。元

輕白俗。非不足於詩之言也。豈苟然而已哉。予盟諸先生。將於三家詩。推此類具思焉。

跋樂至知縣蔡先生傳

蔡敬夫。吾師事之。丁巳。以尊先公生平屬伯敬作傳。不肯書之。伯敬性最緩。於所願作之文。經年乃就。而願作之意。常見於行文之中。人多利其緩焉。已未秋前。春在白門。每以蔡先生傳爲言。忽下筆成篇。居然一蔡先生立於吾前。又居然從伯仲游。登堂拜蔡先生。有一陳安人出而肅客矣。其入陳安人最有法。所云陳安人紡績佐食。伯氏年十二歲。從紡車燈下誦史記。狀志中俱不載。蓋春與伯敬言之。此一事。差有功於傳耳。

朴銘（有引）

七弟亮。出就外傳。其傳。文人王君二還也。老母慮其違教。削杖爲誓。命春數語竹上。春謹銘曰。我蒙父朴。血出如啄。願汝不辱。請竹附肉。

寒河遷葬無祀銘（有引）

萬歷四十五年。譚子築寒河莊。離邵氏之塚。有僧向姓者。移附焉。譚子銘之曰。子無燐火。青我階除。僧則遷子。稍東其墟。我慕仁人。澆食歎獻。後千百年。所遇如予。

寒河鉄磬銘

以擊以拊。厥惟石苦。乃命冶氏。輔六時鳴於林澗。逸矣哉鐘鼓。

寒河鐘銘（有引）

萬歷丁巳四月。譚子命工鑄於江夏西菴。由大江載至寒河亭子。亭廢。捨諸寺。銘曰。
嘗訪寺鐘。因作鐘想。虞人斯設。波高竹響。

合瘞雙鶴銘（有引）

有贈譚子二鶴者。及門而迎之。斃於途者一。憫焉。使童子瘞諸阜。淋淋血其項者一。童子飼之。不達於口。飲諸池。俯視而已。越三日亦斃。譚子合瘞而銘之曰。

渴於途。未暇及吾塘。血於墻。未暇及吾廊。請影於柏梅之間。而將之曰。此君子之鄉。

硯銘

三山街一硯。不甚古。伯敬以價不高。購之相寄。且曰。我與子力於文事。其精神宜招致使來。而偏落俗人手。不可得。予用此意銘之。

嗟夫。
奇質蒼性。聲光勃勃。曰。古人所寶。今人敢忽。遇富則止。市道汨沒。依愚溺瑣。奚取硯骨。有其人者無其物。

蔡硯銘

祠安蔡公以自用硯寄予。銘曰。

從公幾年。來從我處。多識前言。往行者惟汝。

朱硯銘

林茂之有宋硯購得之。嘉定李長蘅在西湖。一登舟。目攝案上。曰。此佳硯也。歸寒河。日親暱。思長蘅之言。爲作銘曰。

載筆墨以驅馳。非夫人之言。吾嘗昧昧而不知。如得一士焉。淵以典矣。而喜人之相賞。以爲奇。蓋好古而樂羣也。其天資。

端石硯銘

袁田祖寄端石。蒼濕未圓。天然不匠。且告予曰。子可無銘乎。予因銘之。

無旁無足。無口無目。墨易生如蓄。水自出如瀑。大人書之金如玉。野人書之石如木。

連環硯銘

吳聖初得一連環硯。閱友人圖其形於卷。予爲銘之曰。

石田蒼蒼。一區二唐。

繡觀音頌（有引）

朱無易先生。爲春作老母五十文。及寒河集序。念無以其慰其文。思藏有友人之女程辟支所繡大士一軸。髻盤蛛絲。鉤絡如畫。以手捫之。綫蹊泯然。乃延般若菴老僧妙香。執別獻於公。而作頌曰。

騰騰白光。一鏡所始。何以髮之。旣結旋委。稽首審聽。瓶搖新水。春閨無怨。絲絲神理。幅帛莫增。捫如其指。

送大士行。月出烟止。

宋繡觀世音讚

我聞繡佛。慎哉勞絲。離朱晨曠。目午則疲。蓮花瓣瓣。紫竹枝枝。視手中線。觀者在茲。

繡關帝君像讚（有引）

壯繆畫塑。廟食滿天下。華亭顧婦。買絲作繡。號爲工巧。信官沈惟耀得之。歡喜供奉。令其友竟陵譚元春爲贊。竊意壯繆精光擊射。依直休究。千萬世人。如魂氣薰身。不可思議。一切文士擬語。俱墮牆壁。

敬稽首浣硯下一讚曰。

一生勇烈。如巖虛擊。欲叩精忠。鍼泯線碎。

鵠灣文章卷之十四終

